

淳南遺老集

六

蘇子瞻
船
FDG

淳南遺老集卷之四十

淳南王若虛從之

詩話

荆公有兩山排闥送青來之句雖用排闥字讀之不覺其詭異山谷云青州從事斬闥來又云殘暑已促裝此排闥等耳便令人駭愕

山谷閨雨詩云東海得無冤死婦南陽應有卧雲龍得無猶言無乃耳猶欠有字之意卧雲龍真龍耶則豈

必南陽指孔明耶則何關雨事若曰遺賢所以致旱則迂濶甚矣

清明詩云人乞祭餘驕妾婦士甘焚死不封侯士甘焚死用介之推事也齊人乞祭餘豈寒食事哉若泛言所見則安知其必驕妾婦蓋姑以取對而不知其疎也此類甚多

食瓜有感云田中誰問不納履坐上適來何處蠅是固皆瓜事然其語意豈可相合也

奕綦云湘東一目誠甘死天下中分尚可持以湘東目
為綦眼不慙甚矣且此聯豈專指輸局耶不然安可
通也

接花云雍也本犂子仲由元鄙人升堂與入室只在一
揮斤揮斤字無乃不安且取喻何其迂也

士會自秦還晉繞朝贈之以策蓋當時偶以此耳非送
行者必須策也而山谷送人詩云願卷囊書當贈鞭
又云折柳當馬策亦無謂矣

秦繆公謂蹇叔曰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蓋墓木也山谷云待而成人吾木拱此何木耶

山谷牧牛圖詩自謂平生極至語是固佳矣然亦有何意味黃詩大率如此謂之奇峭而畏人說破元無一事

弔邢淳夫云眼看白壁埋黃壤何況人間父子情既下何況字須有他人猶悼痛之意乃可

猩毛筆云身後五車書按莊子施惠多方其書五車非

所讀之書卽所著之書也遂借為作筆寫字此以自
冑耳而呂居仁稱其善詠物而曲當其理不亦異乎
只平生幾而履細味之亦疎而拔毛濟世事尤牽強
可笑以予觀之此乃俗子謎也何足為詩哉

詩人之語詭譎寄意固無不可然至于太過亦其病也
山谷題惠崇畫圖云欲放扁舟歸去主人云是丹青
使主人不告當遂不知王子端叢臺絕句云猛拍關
干問廢興野花啼鳥不謗人若謗人可是怪事竹莊

詩話載法具一聯云半生客裏無窮恨告訴梅花說到明不知何消得如此昨日酒間偶談及之客皆絕倒也

山谷贈小鬟薦山溪詞世多稱賞以予觀之眉黛壓秋波儘湖南水明山秀儘字似工而是不慊又云婷婷嫋嫋恰近十三餘夫近則未及餘則已過無乃相室手春未透花枝瘦止謂其尚嫩如豈尅稍頭二月初之意耳而云正是愁時候不知愁字屬誰以為彼愁耶

則未應識愁以為已愁耶則何為而愁又云只恐遠
歸來綠成陰青梅如豆按杜牧之詩但泛言花已結
子而已今乃指為青梅限以如豆理皆不可通也

古之詩人雖趣尚不同體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至其
詞達理順皆足以名家何嘗有以句法繩人哉魯直
開口論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處而門徒親黨以衣
鉢衣相傳號稱法嗣豈詩之真理也哉

魯直于詩或得一句而終無好對或得一聯而卒不能

成篇或偶有得而未知可以贈誰何嘗見古之作者如是哉

山谷自謂得法于少陵而不許于東坡以予觀之少陵典謨也東坡孟子之流山谷則楊雄法言而已

魯直論詩有奪胎換骨點鐵成金之喻世以為名言以予觀之特剽竊之點者耳魯直好勝而恥其出于前人故為此強辭而私立名字夫既已出于前人縱復加工要不足貴雖然物有自然之理人有同然之見

語意之間豈容全不見犯哉蓋昔之作者初不校此
同者不以為嫌異者不以為夸隨其所自得而盡其
所當然而已至其妙處不專在于是也故皆不害為
名家而各傳後世何必如魯直之措意邪

蜀馬良兄弟五人而良眉間有白毫時人為之語曰馬
氏五常白眉最良蓋良寔白眉而良不在乎白眉也
而北齊陽休之贈馬子結兄弟許云三馬俱白眉山
谷送秦少游云秦氏多英俊少游眉最白豈不可笑

哉

王直方詩話云秦少游嘗以真字題邢淳夫扇云月團
新碾淪花甕飲罷呼兒課楚辭風定小軒無落葉青
蟲相對吐秋絲山谷見之乃于扇背作小草云黃葉
委庭觀九州小蟲催女獻功裘金錢滿地無人費百
斛明珠苡蕙秋少游後見之復云逼我太甚予謂黃
詩語徒雕刻而殊無意味蓋不及少游之作少游所
謂相逼者非謂其詩也惡其好勝而不讓耳

未少章論江西詩律以為用崑體功夫而造老杜渾全之地予謂用崑體功夫必不能造老杜之渾全而至老杜之地者亦無事乎崑體功夫蓋二者不能相兼耳
茹璞評劉夷叔長短句謂以少陵之肉傳東坡之骨亦猶是也

且食莫踟躕南風吹作竹此樂天食筍詩也朱喬年因之曰南風吹起籜龍兜戢戢滿山人未知急喚蒼頭
新烟雨明朝吹作碧參差年年乞與人間巧不道人

間巧更多此楊朴七夕詩也劉夷叔因之曰只因將
巧界人間定却向人間乞取此江西之餘派欲益反
損正堪一笑而曾端伯以喬年為黠化精巧茆荆產
以夷叔為文婉而意尤長嗚呼世之末作方日趨于
詭異而議者又從而簧鼓之其為樂何所不至哉

王仲宣召試館中詩有日斜奏罷長楊賦之句荆公改
為奏賦長楊罷云如此語乃健是矣然意無乃復窒
乎

張文潛詩云不用為文送窮鬼直須圖事祝錢神唐子
西云脫使真能去窮鬼自童無以致錢神夫錢神所
以不至者惟其有窮鬼在耳二子之語似可喜而寔
不中理也

李師中送唐介詩雜壓寒刪二韻冷齋夜話謂其落韻
而緗素雜記云此用鄭谷等進退格藝苑雌黃則疑
而兩存之予謂皆不然謂之落韻者固失之太粗而
以為有格者亦私立名字而不足據古人何嘗有此

哉意到即用初不必校古律皆然胡乃妄為云云也
但律詩比古稍嚴必親隣之韻乃可耳

冷齋夜話云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
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誠然哉山谷作酴醾
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
夫比之特為出類而吾叔淵材咏海棠則又曰雨過
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佳也慵夫曰花
比婦人尚矣蓋其于類為宜不獨在顏色之間山谷

易以男子有以見其好異之僻淵材又雜而用之益
不倫可笑此固甚紕繆者而惠洪乃節節數賞以為
愈奇不求當而求新吾恐他日復有以白皙武夫比
之者矣此花無乃太麓鄙乎魏帝疑何郎傳粉止謂
其白耳施于酴醾尚可比海棠則不類矣且夫雨過
露濃同于言濕而已果何所異而引之為對耶

楊軒牡丹詩云楊妃歌舞態西子巧讒竈利劍斫不斷
餘妖鍾此根東坡咏酴醾以吳宮紅粉命意而終之

之曰餘妍入此花山谷咏桃花以九疑萼綠花命意而終之曰猶記餘情開此花咏水仙以凌波仙子命意而終之曰種作寒花寄愁絕是皆以美人比花而不失其為花近世士大夫有以墨梅詩傳于時者其一云高髻長眉滿漢宮君王圖玉按春風龍沙萬里王家女不著黃金買畫工其一云五換隣鐘三唱雞雲昏月淡正低迷風簾不著欄杆角瞥見傷春背面啼予嘗誦之于人而問其咏何物莫有得其彷彿者